

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池岸水草茵茵，春发夏长，此刻到处蔓延，宛若不修边幅的懒汉。路边梧桐枯老，枝繁叶茂，其间蝉声叽叽，丹田之气大不如前。一阵风过，梧叶飒飒如雨落，那便是秋声了。

秋之声色如何，全由个人心境。欧阳修听到的秋声，其色惨淡，其容清明，其气栗冽，其意萧条，丰草绿缛而争茂，佳木葱茏而可悦。宦海浮沉，尔虞我诈，欧阳修眼中之秋过于苦闷，只不过借江湖秋气发庙堂之声罢了。

立秋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。《历书》曰：“斗指西南维为立秋，阴意出地始杀万物，按秋训示，谷熟也。”《管子》曰：“秋者阴气始下，故万物收。”立秋至，阳气收缩，阴气渐盛，秋熟秋收，历经一夏的炙烤，于人于物，当是恰到好处了。

日历上的立秋蜷缩在四方格中，毫无生气。真正的秋意，仿佛是夜间的一场雨水激活的。清早起来，天清气朗，风轻云淡，草地鲜润，三角梅在鱼白的晨光里妖娆，老绿的叶片上残留清澈的水珠，有时令的温婉，有青春的朝气，全然不见夏日毫无由头的戾气。晶莹的水滴里，有昨夜的风声、雨声，还有鸣虫埋怨的啾啾声。用手指从叶片划过，一股清凉之气涌入，那叶儿愈加鲜嫩起来，岁月静好。

立秋之后，气象斗转，天气如一锅放凉的清粥，空气带着微温，天空擦拭了一般澄澈，风是轻的，云是轻的，连呼吸都是轻的。太阳依旧红热，不过似乎被刨去了一层，照在大地上有气无力，不痛不痒，打着哈哈走个过场。

古人认为立秋有三候：凉风至，白露生，寒蝉鸣。“乳鸦啼散玉

乡间，农家种植的葫芦，大多为近圆形的大葫芦，古人称之为瓠或者匏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惠子谓庄子曰：‘魏王遗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，成，而实五石。’”此之谓也。葫芦成熟之后，身无残物。外壳，一分两半，可以制作成瓢，葫芦制“瓢”，应该是历史悠久的，《论语·雍也》中，孔子评价颜回：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颜回以瓢舀水，其中之“瓢”，盖如之也。

很多年里，乡下人都是以瓢舀水的，瓢结实耐泡，经年不坏，终日漂浮水瓮之中，总给人一种“漂浮人生”的落寞感。有时，乡下人会将一只葫芦



阶前梧叶已秋声

郭发仔

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南宋刘翰在《立秋》诗中，蒲扇一摇，风儿轻，梦儿圆，枕边清梦与秋风凉意一拍即合，处处秋声处处秋。月凉如水，亦如倾泻在大地上的秋声。一早起来，总误以为季节在夜间偷偷落过泪。其实，清秋雾气弥散，在晨间沉淀，落在草丛里，沾在叶尖上，露从今夜白，一直白到日出东山。秋蝉没夏蝉那么火爆，只平缓地叫，带着寒气，单调得如小学生唱读诗书。实际上，立秋三候只是大致情况。南方大部分地区，虽时令人秋，但仍处于酷暑，烈日当空，天干物燥，热得胸闷气紧，此天俗称“秋老虎”。凉风将至未至，白露只待深秋，寒蝉三两只，夹在嘈杂的秋声里，若有若无。立秋之后的处暑，才是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真正的秋声，在方寸之间的田地里。《尔雅》说：“秋为收成”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秋，揪也，物于此而揪敛也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也说：“秋，禾谷熟也。”黄淮以南多种水稻，在秋季日头的余威里，谷物颗粒收浆，日渐饱满硬实，禾叶枯萎泛黄，村野之中，金灿灿黄橙橙，农人携儿带女急慌慌入田，沙沙沙，嗡嗡嗡，人声器物声，熬成一锅沸腾的粥。

新时代新农村，也开

始了新农业。即使都种水稻，各处也因地制宜，或单作或双作。此时，中稻正开花结实，单季晚稻正圆秆。大豆结荚，棉花结铃，玉米吐丝，红薯迅速膨大，一切都在秋季里暗地使劲。此时，旧时令富贵人家愁杀人的秋风秋雨，对农人来说就至关重要了，故而有“立秋三场雨，秕稻变成米”“立秋雨淋淋，遍地是黄金”之说。秋季冷热交替，农事得靠天吃饭，须得抓住时机追肥耘田，及时管护。

秋熟时节，菽粟都是大事，“立秋十天遍地黄”“立秋十八天，寸草皆结顶”。金色之秋多盘算，“立夏栽茄子，立秋吃茄子”“立秋荞麦白露花，寒露荞麦收到家”“立



群舞 张成林 摄

布衣“葫芦”

钟读花

完整保留，葫芦根蒂较细处，横切而去，然后将葫芦内的肉和籽挖去，阴干，制作成藏器，此等藏器，乡下人谓之“葫芦头”。

葫芦头，可以之贮存粮食，亦可以之贮藏烟丝等东西。当然，若是贮存粮食，粮食即多是一些稀罕、珍贵的。昔年，我的祖母就常常用一只葫芦头，贮藏红小豆、豇豆粒、花生仁等。葫芦头贮存粮食，不泛潮，可以储存很长一段时间。葫芦头装烟丝，是许多乡下抽烟老人的习惯，也是为了防潮，同时，亦是为了方便：抽烟时，烟袋伸进葫芦头中，一锅烟丝就自然装满了。冬日里，晚饭罢，葫芦头就放在饭桌旁，一边抽烟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又闲话家常，借以消此长夜，也是农家人的一份清福。

昔年，我在一所乡下中学工作，曾经在庭院中，种植过柎葫芦。柎葫芦，有大有小，我种植的是个头较小的柎葫芦，可以做摆件儿，亦可以做文玩儿。柎葫芦是什么形状？俗称“压腰葫芦”。其形状，中间有一道“腰”，“腰”之下

上，有大小两个连体的小葫芦，下大上小。白石老人，晚年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：头戴一顶黑毡帽，右手拄一根拐杖，腰板挺直，长髯飘飘，眼镜下的一双眼睛，目光炯炯，凝视前方；右胸前，系着一枚葫芦，就是柎葫芦。葫芦，谐音“福禄”——白石老人，心中亦有一份期盼。

白石老人，也喜欢画葫芦。白石老人所画葫芦，多为柎葫芦，而且，多缀于藤蔓之上，叶片极大，藤蔓极细；而葫芦，则是上小下大，下面一截葫芦，极其大，夸张极了；色，多为橘黄色，也有纯然墨笔画成的。柎葫芦是桔黄色的吗？藤蔓上的柎葫芦，应当是青绿色的，由嫩青到老青，熟枯之后，方显黄，而且也只是一种白黄，白白的底子，微微泛黄。不过，着色为橘黄，色彩对比鲜明，那一只只的柎葫芦也就愈加凸显，愈加鲜明了。白石老人的画，重在写意，颇有八大山人之风致。

白石老人画葫芦，还喜欢配草虫，天牛、蝈蝈、蝼蛄、蚱蜢、螳

秋摘花椒，白露打胡桃，霜降摘柿子，立冬打软枣”。秋高气爽，农人来不及放松筋骨，世代口传心授，将时令的节点拿捏得分毫不差。

立秋，既是节气，也是传统岁时节日。旧时坊间在秋收后，会拣黄道吉日，祭拜上苍与先祖，品尝新收谷米，即“尝新”。各地还有“贴秋膘”“咬秋”“啃秋”等习俗。立秋这天以悬秤称人，将体重与立夏时对比来检验肥瘦，体重减轻则需“补体”，在秋日合理进食，叫“贴秋膘”。在南方，入秋当天多吃西瓜，以防秋燥。民国时期出版的《首都志》载：“立秋前一日，食西瓜，谓之啃秋。”在湖南、广西、安徽、江西等地，由于地势复杂，村庄平地极少，只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、挂晒农作物，并逐渐演变成一种“晒秋”农俗。

立秋之后，天气日渐消瘦，日子却悄然饱满，写在诗人的句读里，挂在农家的门楣上。大象无形，大音希声。

螂、蟋蟀等，众虫纷然登场，好似老人家喜欢画的草虫，在此都全了。

所以，白石老人笔下的葫芦，有生气，有清气，有逸气，有一种落拓不羁的布衣气。一如白石老人自己。

庭院中，一架柎葫芦，盛夏时节，果实累累、垂垂，好似满架的胖娃娃，喜庆极了。中午时分，阳光普照，架下筛阴，地面花花搭搭，斑驳如碎。那些日子，我常常在架下置一张小桌，坐一只小板凳，烹茶，或者读书。举首，藤蔓青青，葫芦累累如缀，一枚枚，青青嫩嫩，饱饱满满，莹莹泛着青光。架下烹茶，清香如逸；架下读书，心安意静，时光悠悠，慢出一份慵懒，慢出丝丝醉意。

端的是好风景，好时光，好心情，好意境。

冬日里，母亲将秋天晒干的葫芦肉，泡醒，入锅小炒，有肉香。暖炕上，放一张小桌，捧一捧炒熟的葫芦籽，堆桌上，捉而食之，一嗑一咬间，齿颊生香。葫芦籽的形状，极美，像人的牙齿，扁而长，略有纹理，白净而滑顺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写硕人之美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。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。”其中的“瓠犀”，就是指葫芦籽，极言牙齿之整齐，之洁白，之美好。

轻轻地嗑一粒葫芦籽，《诗经》中的“硕人”，在唇齿间起舞。